南軒集 三

記
序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

記

潭州重脩嶽麓書院記

潭州嶽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爲請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始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已而遂廢乾道元年建安劉侯珙安撫湖南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靖

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
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
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迺屬州
學教授金華邵頴經紀其事未半歲而成大抵
悉還舊規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堂
序之嚴裴徊不忍去喟而與之言曰侯之爲是
舉也豈將使子羣居族譚但爲決科利祿計乎
抑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
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
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

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爲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啓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飮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爲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論堯舜之

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侯旣屬某爲記

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爾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右承務郎直秘閣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某記

堯山灕江二壇記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内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群物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夫山峙而川流是其形也而人

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爲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饗其有時而應也亦偶然而已耳淳熙二年之春某來守桂按其圖籍覽觀其山川所謂堯山者蟠據于東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玆山獨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冒其顚山之麓故有唐帝廟山因以得名而灕江逶迤自城之北轉而東以達于南清潔可鑑其源發于興安與湘江同本而異派故謂之灕而以水媲之凡境内之水皆匯焉以是知堯山灕江爲吾土之望

其餘莫能班也歲七月彌旬不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未盡望眞于城觀之上曾未旋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均浹四境邦人驩呼稽以大稔伏自念山川爲吾土之望而壇壝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吾民嚴昭事之意用暢然不敢寧乃俾臨桂縣尉范子文度高明爽塏之地得于城之北疊彩巖之後隱然下臨灕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直面勢回環表裏呈露對築二壇以奉祀事爲屋三楹于壇之下以備風雨其外則繞以崇垣踰時而告成迺十有二

另有神

另有巫峽二字

月丁酉率僚吏躬祭其上以祈嗣歲事畢裴徊喟然歎息退而述所以爲壇之意以告邦之人與來爲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彼庶有以致其禱祀之實且得以傳之於無窮云

楚望記

禮諸侯望祭其境内之山川必有壇壝以爲歲時祈報之所今之爲郡古諸侯國也江陵據舊楚一　會其山雖去郡爲遠然迤邐聯絡以屬于當陽　之間有自來矣而其浸則有如蜀江波濤吐吞彌亘千里長吏所當率民敬事弗

急而望祭之地乃或有闕始度寸金堤之會平曠爽塏爰築三壇既高既堅繞以周牆扁曰楚望蓋取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於其成率僚屬以告惟神之靈佑此下土時其雨暘茂乃嘉生使永無水旱癘疫之憂惟吏與民各端乃心以承以引無替於厥初無使非鬼得以紊我常祀神人相保終古曷窮遂書以貽來者淳熙六年正月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

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
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
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舂陵
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
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
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
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
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
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
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

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欝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

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
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
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
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
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
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
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
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
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
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

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誠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忞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卑之始即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謁記某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茲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

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祠記

自五伯功利之說與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

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别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汩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

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會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没自表之辭則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没蜀人追思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

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蒸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供軍實臨蒸今衡陽縣是也蒸水出縣境逕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將防詩碑祠之立其來遠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跡得廢宇于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公邁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某爲記某謂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

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爲益蓋非淺也惟某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胄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

撫州重立唐魯郡顏公祠記

唐魯郡顏公在大曆中嘗爲撫州刺史宋至和二年知州事聶侯厚載始立公祠于郡之圃南豐曾公鞏爲之記而其地狹隘歲久宇且敝壞紹興十二年某之伯父滉爲守即圃之地相其高阜而徙焉比三十年復以頹廢廢之二年今

有蒞所食是宇四

有金石惟是字四

趙侯㷁寔來致視歎息因其基而一新之以淳
熙三年正月辛酉落成廟貌儼如升降俯仰不
迫不陋使來請記某惟念公之大節終始凛然
足以風厲後之為人臣者其所嘗　宜
趙侯之舉知政所本當有文字登載
南豐曾公之文於公行事論述為詳學者之所
誦習故某不復贅於言獨推本君臣之義而顯
詩之俾時節侑饗亦庶幾公之志云其詞曰於
皇大倫首曰君臣惟天所叙而敕予人忠貫無
隱義寧偷生敢有或踰紊我常經粵惟斯人林

林而群匪斯之網孰條其棼允毅顏公千載之
特是篤是明終始無忒方在平原獨嬰賊鋒糾
厥義旅孰不悅從洎登王朝讜言歷陳治忽攸
關敢毖于音彼姦眴側三斥在外不折彌堅之
死靡悔汝州之使人諭厥指公曰君命予奚可
避凜然其辭豺狼所憚云何其行終以不返身
雖可隕義則不磨用雖不究益則已多立懦激
頑于訓于式翼彼大倫詔于罔極惟是臨川公
所嘗臨焄蒿悽愴英烈猶存有嚴其宮于今幾
秋圮傾蕪荒新自令侯嗟爾君子來拜來祠瞻

彼言言盍伏以思人之好德相爾秉彝豈惟恩之無或泚之擷芳于豆酌清于卮祈侑蒸嘗釐以歌詩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它日偕通判州事顏上會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寓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皆既建祠于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

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敎之意乎於是敎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歷陽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旣成屬某爲記某以晚生屢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敦頤字茂叔舂陵人歷官凡六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

之曰濂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某嘗聞程公大
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掾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
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
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擧之業慨然有求道之
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唱明
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
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
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
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
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竟以此示人亦可

謂深矣後之登斯祠者睹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眞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韶州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某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也庶幾來者感動焉迺度地于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

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
揭之嚴其扃鐍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
記某讀其書喟然而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
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
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
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
僅踰半載耳攷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
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
荒崖絶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寃澤
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

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
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寃以是
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
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
某嘗攷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
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
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
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爲者由秦漢以來盖未有
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
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

彼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即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睟然之容而效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

故某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君嚴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意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某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某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習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

當作汨

詐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

孟之意于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徧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以爲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

某又有說焉盖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眞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三先生祠記

淳熈二年靜江守臣張某即學宮明倫堂之旁

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為士者固曰以孔孟為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墻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惑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

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
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
學者誠知所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
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
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
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
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
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
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
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

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灘江爲無窮矣此某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瀏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者其說一行而天下始紛紛

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
卒兆裔夷之侮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
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
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
猶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
到于今學者知荊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
大哉是宜列之學官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
況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缺乎瀏
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為之宰歲饑發

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
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來
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謂飛鴻閣
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
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某記之某生晚識陋何足
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
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
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
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昭州新立吏部侍郎鄒公祠堂記

故尚書吏部侍郎鄒公諱浩字至完學者稱爲道鄉先生而不敢斥其名字在元符中爲右正言以直諫顯聞初貶新州建中靖國之元入朝爲天子從臣崇寧二年又貶昭州處昭凡四歲歸沒于常州其立朝大節載在史官播在天下固有不待紀述而傳者某獨嘗謂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至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若公始所論諫蓋亦他人之所難言而玩味其平生辭氣曾微一毫著見再位于朝憂國深切重斥炎荒

凛不少沮至於病且死語不及它獨以時事爲
念方其少時道學行義已有稱於世晩歲益爲
中外所尊仰而公不居其成講究切磋惟是之
從蓋嘗從伊川程先生論學而上蔡謝公良佐
龜山楊公時皆其所友也其任重道遠自強不
息如此所謂忠誠篤至而進德終身者若公非
邪故某樂爲天下後世誦之淳熙二年秋青江
王光祖爲昭州道桂問政所宜先某告以道鄉
先生嘗有祠盍圖之則應曰諾明年春使來告
成且曰郡故有公祠紹興中守臣陳廷傑所建

蕪荒久矣故其地卑陋亦不足以奉烝嘗按郡
城之西北有所謂得志軒者公所嘗游歷也下
臨長塘曰木梁廣數十畝群山環於前其秀曰
龍嶽舊爲郡士張雲卿之居公實名而記之棟
宇今無復存者乃即其地爲屋四楹繪公像於
中門廡悉具又葺茅其下俾張氏之後人居而
世守之敢請記某既爲之說而且有感焉國家
列聖相繼以納諫容直爲家法人臣雖甚觸忤
亦不至於前代加以重辟間有暫貶從者旋即
復還且又進用俾得以名節始終顧扶持公論

培固邦基雖有賴於多士之助而其長養成就
實非一日皆自列聖深仁厚澤中來也聞公之
風者亦復有感於斯乎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記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學者博觀載籍尚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以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爲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間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其模範典刑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

以比歲以來爲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于學宮其所以開示學者尙論古人先於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盖隆興癸未知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於東廡之北端後六年轉運副使任侯文薦判官芮侯燁又以邦人之請命祠胡公且徙游公之祠爲東西室於堂上未畢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卒成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某爲記某生晩矣雖不及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也昔者竊聞之二

令粲粲

程先生兄弟唱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于門見推高第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爲監察御史旋出守郡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説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盖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

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爲其鄉之先生哉今姑以其模範典刑接於耳目而論之則卽夫建學而立祠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竦然於中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泝其師友之淵源卽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

窮則聖賢之門墻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爲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靜江府廳壁題名記

自秦戍五嶺漢開南粤踰嶺以南次第入中國爲郡縣桂州本屬零陵郡梁天監中始建州名已而更易離合不常唐末升爲靜江軍節度然是時嶺南已分爲東西兩道而西道所領實在邕管桂獨得蔡州十餘宋有天下四方萬里罔不臣規模法制加詳於前代景祐二年詔桂州兼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後十七年又詔兼經略

安撫於是始得顓制一路地望隆重其後復建
大都督府之號而紹興初遂以靜江易其州選
帥滋不輕合一路所領郡十有五其外則覊
縻之州七十有二又其外則諸小蕃羅殿自杞
特磨白衣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
屬焉其地南入於海去帥所治水陸幾四千餘
里其所控御亦可謂雄且劇矣然其土素瘠多
荒茅篁竹風氣異以北民之生理甚艱是以賦
入寡少郡縣亦例以迫束而又並邊非止一面
蠻夷之性不常赤子龍蛇交致其恩威乃克無

事故其任責常重夫以選之不輕地之雄劇而
任責之常重居其官者不亦既難矣哉盖非特
近者之察將遠者之無不燭焉非特目前之安
將長久之計其益焉而後可也然常人之情往
往忽於小而瞻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
而不原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常不
盡則其所以綱紀維持於數千里之間者烏得
不曠迺事哉詩不云乎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此先王之所以謹乎侯度者也日朝廷
之使使某斯帥事且將兩歲伏自念何所稱塞

下当有置字

而猶得待罪于此夙夜是懼暇日視廳壁舊有刻意書前任人名氏試攷一二則輒差誤脫略迺俾僚吏諸葛昕吳獵與郡之士加定訂焉盖自開寶三年王師平嶺南以欒繼能爲守至于今凡二百有七載合七十有六人書之于石而重刻之夫攷前政之名氏以詔其吏民亦後人之責也若其人之賢不肖指而問焉固不可得而掩亦足爲方來者之儆也因併書　州建牧之大略且述其所當任者而以自勵焉在嘉祐中轉運使李時中嘗攝帥事攝事本不當書以

當作吾

其政之美而人之思之也特附著其間又以見善善不忘之意云

南樓記

廣西轉運判官所治便廳之前故有樓樓官府之文書鬱而不治予每睨而病之他日過之則煥然一新矣詹侯體仁觴予於其上倚檻而觀凡四旁之嘉花美木悉獻其狀而遂岑寸碧挺然屋山之隅樓之下爲堂堂之前爲亭皆幽野有趣予怪而問之詹侯笑曰三皆因其舊云耳始吾闢樓之塞而觀之則其美已具易其楣桷

雪

之腐壞者與其窓戶之隘狹者周以闌楯而吾樓成焉又視其下居然一堂也則敞其簷桯而重飾之前有廢地去其積壤而柱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爲亭名吾樓曰南樓取其面勢所直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故名也亭曰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且須吾友朋而共樂乎此也爲我書其扁且記之予嘆詹侯之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重費不出戶庭而得美觀是可志也予於此竊有感焉嗟乎物之通塞固有其時哉向也人所賤棄弗顧之

處一旦而吾曹相與談笑周旋於其間闢暗鬱爲光明變荒穢爲整治此非其時也哉通塞固有時然使其不遇詹侯則歸於廢壞而已時固存乎人哉凡物皆然豈獨是邪且詹侯方以使指按行一路一路之郡邑亦廣且夥矣政事之隳弛人情之鬱拂與夫利之所壅而病之所生蓋不一矣詹侯將次第而振其弊導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所病亦若爲是樓因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條也則斯人之所遇豈不在於斯時邪抑有待於詹侯者邪予方賴侯以免於戾其

涉筆而俟也又豈特記是觀覽之間而已邪樓之成以淳熙五年三月五日提點刑獄事廖侯季能實同予來觀又十五日而予爲之記詹侯嚴陵人名儀之廖侯南劒人名遷子則廣漢張某也

潭州重脩左右司理院記

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盖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其中聖人之心固期于天下之無刑也孔子亦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

至於無訟者其必有道矣周衰先王之意不傳而其法日壞故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得其情矣而繼之以哀矜而勿喜則反本之思深忠厚惻怛所以涵養斯民者爲如何哉嗟乎推是心也使之至於無訟可也國朝藝祖開基惻念庶獄首革歷世之弊其在諸郡者舊有子城院軍巡院開寶六年命子城院毋得收繫改軍巡爲司寇始以士人爲參軍天下巨鎮得置左右兩院者凡十有六太宗朝復更司寇爲司理列聖相傳邮刑之令

史不絕書雖有遺變故而基祚克鞏則祖宗所以培植根本者有自來矣長沙在南方爲一都會乾道戊子之歲上命吳興沈侯介來爲牧侯以簡重惠肅臨民深惟時詘舉贏之義節約自己用財以制未踰年而爭訟衰庾庫實獨念左右院歲久屋敝煩蒸膠鬱癘疫間作顧謂其屬曰不幸教化之未孚民懼于狴犴或者其情之未得而橫夭之適遭豈不甚痛議更撤而一新之捐錢四百萬貿材于山募民爲役民爭趨焉踰時而成堅久燥實凡以時汛掃滌治之宜無

不具備某謂此可以窺侯仁恕之心矣侯屬某爲記不獲辭因念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上者又嘗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

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効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遂書之以詔來者

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禀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禀天氣之正不隔其全然者耳若

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眞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掩功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李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爲之記若予者蓋矻矻自保之不暇而何

以善於朋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
以自警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爲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爲記其請屢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之道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人德有門戶得其

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問之即有用　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巧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　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　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

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已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

且夫爲孝必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弟揩之爲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擴齋記

武夷胡廣仲扁其齋曰擴其友張某敢起古義以告曰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

發見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旣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入顧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

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胷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盡其心者也今廣仲將體夫知之之端以致其擴之之力其進也孰禦焉雖然世固有不樂狹陋而求以自擴者不流於放肆則將窮大而失其所居蓋彼不知其有本也吾所謂擴者天理

之素而彼所謂擴者人欲之爲也學者又不可

以不辯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馳騖於斯世也已而旋
觀乎吾子之爲則處已也介而接物也嚴又有
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揭名齋抑子之志
如此而何以予之記爲雖然予之求於予也幾
予言之可以輔仁也抑以子之質之美 亦有
望焉請試爲予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於天
者至精而無窮氣禀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
伊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
所爲進學之方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盖終
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

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旁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臆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又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與非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為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啓手足之際而後以為知免一簣之未正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有

始有宰幾於聖而全其天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齋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者吾子旣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者吾子其率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予之家子輿爲標準而從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爲拘於有限而息乎無窮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隱齋記

予弟构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某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廳

源

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於
其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溉敢請名予
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盖取孟子惻隱之
心之義夫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
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凡事物之至乎
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
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
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
四境之内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
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愛人也嗟乎為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一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汩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於吾耳哉併書之使刻寘于壁

約齋記

約之爲言要也而有檢束之義自學者而言所貴乎趨夫要也曾氏之守約是也自教者而言則束之而使之惟要之歸約我以禮是也然而博與約實相須非博無以致其約而非約無以居其博故約我以禮必先博我以文蓋天下之事衆矣非一二而窮之則無以極其理之著然所謂窮理者貴乎能有諸己者而已在己者之偏意之私亦不一矣非反而自克則無以會其理之歸博文而約禮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

徧當作編

之所當從事焉者亦無越乎此矣吾友眉山李
塾季脩自幼居其親旁凡所見聞無非詩書禮
樂之事上下數千載間其攷之詳講之熟矣頃
年相遇於武昌求予名其齋而予以約爲言欲
其趨夫要也季脩屬予爲記而久未暇非予之
未暇也季脩於是時從事於方聞之舉佔畢徧
綴殆忘寢食也故予無以進其說今七年矣蓋
嘗抱其所學欲獻之於吾君而不得以自伸旣
而泝三峽登岷峨窮江之源乃將還其親之旁
復與予相遇於江陵視其色則愉然不以見抑

爲意且以友人清江劉清之子澄之書以示予曰其言是也某不敢以復從事於科矣人不吾知安焉也謂吾不能無傷也且所當從事者敢不汲汲願以請意者其殆趨約乎予於是而爲之記勉之以博文約禮之事無慕乎外無泥於俗而惟致知克己之思極力之所至而無有怠忽焉則予之望也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嗟乎季脩其勉哉

困齋記

弋陽方君耕道謫居零陵其友廬陵胡君邦衡自海外以書抵之曰公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耕道於是榜其齋曰困齋自號曰困叟其居閒而讀易則謂之困交耕道可謂能尊其所聞矣在易之繫辭三陳九卦意義深切至於困則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寡怨嗚呼聖人發明處困之義備盡於此其惠後世學者至矣是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我者無斯須而可離

世之惑者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人力而強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居得則患失居失則覬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保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則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然惟知在我者禮義之安而行寧卹其它故其處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順義而已於人何尤而反諸其躬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勉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深切之時也如斯而

後庶幾爲不負聖人之訓歟耕道往以直道忤權臣旣而以非罪權吏議方且責已自克好問不倦可謂知所處矣而邦衡以危言切論一貶嶺海近二十年窮經自樂浩然以歸其非有得於斯邪宜乎以此道相切勵也又聞橫渠先生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噫安知造物者不以是金玉耕道之德乎此豈特邦衡所望於耕道也耕道以記文見屬栻雖晚生念不爲無契是以不敢以固陋辭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戊申廣漢張某記

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庭無留民以其間暇闢堂為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他日與客落之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戒也子其為我敷暢厥義某謝不敏一再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為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為之役而有所不給也君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

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古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若不知舉其綱而徒簡之務將見失生於所忽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為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析矣可不畏歟雖

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顔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　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侯英邁不群固已爲當世之望誠能夙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最哉侯曰然則請書以爲記以無忘子之言

仰止堂記

武夷朱子飛盖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

觸熱來訪予瀛水之上留旣越月方念無以答其意者子飛謂某曰某家有小堂面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爲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偉觀乎哉而某之爲記也亦豈復敘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意云耳噫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蓋歎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爲道論其極致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

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塗轍論語一書明訓備
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及其久
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
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
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
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
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
而不求以去之期爲完人其以是終其身豈不
大惑歟故學莫强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而莫害
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既以

是名堂日游其間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勿移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

尊羡堂記

湖南轉運使判官所治舊直潭州城之東南中更兵革徙于子城之中比歲復即其舊為東西兩廳今且十載矣東則倚岡阜來者相繼立亭觀於土有登覽之勝而其西獨病於迫隘蕪閒舒適無所可寓又西隔垣有地數畝蓋薾不治

也乾道八年冬建安黄公來爲判官實治西廳歷王時興革剌舉旣以次上而漕事益簡乃以暇日視其地而加葺闢焉氣象平曠者有待者將規以立宇會有主管文字廳易之得羡緡市材輯工爲堂五楹僅踰月郡縣不知而堂已克成植梅竹於前而其後爲方沼向之蔽不治者一旦爲靚深夷衍之居于以問民事接賓客奉讌處無不宜者於是始與其東之亭觀隱然相望而其廹隘之患亡矣公獨過某而言曰子其爲我名之使有以垂于後者某謝不敏則不

可請退而思之它日言於公曰公之名堂豈獨爲是物景之美哉其將有補於政也孔門論政之載於魯論獨所以告子張者反復爲甚詳焉所謂尊五美者于以正己而施諸人蓋無不備顧爲政者力行何如耳其曰尊云者言當謹守是而不可以慢也將以尊美名公堂其可哉公曰諾是吾志也某又曰雖然不特是也聖人於五美之後復繼之以四惡之屛其儆戒方檢之意深矣今雖以尊美名堂而所謂屛惡之義蓋亦不可不察也公既以是二者體於身而推於

有政又將以是察夫郡縣之吏而進退之則善
善惡惡之理庶幾其亦得矣公曰善哉請書聖
人之言于堂之中壁朝夕觀覽以比夫几杖盤
之銘戒而予爲之記俾來者有攷焉於是乎
書公名洧字清臣云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記

一樂堂記

上饒徐衡仲幼育于龔氏為龔氏後長讀書取科第享龔氏父母養生送終克共其子事年踰五十矣游宦四方求友訪道有感於昔人正本明宗之義惕懼不敢寧乃言于朝願歸徐姓詔可其請方是時衡仲之父母俱存合百有五十六春秋而其伯氏某仲氏某及其季某亦皆無故雍雍愉愉與其兄弟奉二老者以為天下之

樂殆無以易此也它日伯氏取孟子所謂一樂者以名其居之堂而衡仲求予爲記予惟念往歲道岳陽衡仲適爲其州學官相與語于洞庭之野愴然及茲事予蓋嘉其志賛其決而憂其爲世俗之論所移也今衡仲中誠懇惻卒能成就其志又爲龔氏調護立之後人所以處之者蓋有餘味義正而恩得天實相之且使其親壽考康寧其兄弟在旁得全其所謂一樂者固予所咨嗟而樂記也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

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鼇分縷析血脈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嚮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蒞祭祀如鄫子之爲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衡仲其講於此矣雖然引義而返其宗衡仲之所能

爲也返而全其所謂一樂者豈衡仲之所能爲
哉衡仲誠樂乎此也人倫之際昔人謂盡其分
爲難衡仲誠勉乎此也抑孟子之所謂三樂其
難必者吾旣已得之於天矣則夫其二端者又
可不深體之乎予嘗論三樂仰不愧俯不怍爲
本蓋在已者可得而勉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衡仲而力進乎此以至於無所愧怍之地則上
有以寧其親翕其兄弟而下有以推類而及人
庶幾乎克全而不憾矣予因記一樂而併及乎

此亦朋友相儆勵之意云衡仲名安國今爲連山令

潔白堂記

劒南陳君自蜀以書抵予曰某不幸今不獲奉共養深惟所以報親者惟是澡身瀹德庶幾終身無玷缺之行則或可以塞萬一之責家故有堂因取周詩白華孝子潔白之義名之曰潔白兄弟朝夕其間以警以戒敢請爲記予雖未識陳君而嘗聞之吾友魏掞之元履謂君直諒又得君書勤甚則不果辭雖然白華之章句逸矣

是

其爲義固不可以臆度獨以予心之所謂孝子潔白者而以復于陳君焉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傳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此之謂也然所謂物者果何謂乎盖其實然之理而已實然之理具諸其性有是性則備是形以生性無不善也凡其所爲視聽言動莫不有則焉皆天之理也性則然矣是故君子無敢不敬也非禮則勿視非

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將以順保其彜性庶幾乎勿失蓋全而生之者此也其可不以全而歸之乎此所謂不過乎物孝子仁人事親之道而所以事天者也潔白之義其有取於斯乎有取於斯則造次不可忘也戰兢不可懈也由盡心以知性由存心以養性必期於無媿歉若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然後爲盡人子之道也如予之不敏雖知此義勉焉而未至抱罔極之痛日夜以懼因陳君之請而有感於中敢併取南陔相戒以養之義願與吾黨

之士相戒以潔白其可乎陳君往歲奉對大廷盖盡言無隱者今又毅然志於古道充是心以往吾知其終有以無負於斯堂之名也然則可不懋乎陳君名槩字平甫云

思終堂記

永嘉郡許深夫從事湖南幕府之明年其尊父登仕没于官舍予往弔之間又往焉深夫泣而請曰及之不天未丱而喪母吾家方窮空旣殯而無以葬逮省事則日夜究心不敢寧歲丁亥得地于瑞安縣之北曰李奥泣血負土乃克卒

事予時老父嘗登斯丘而眷焉顧而曰異日我必葬是今者不幸至于大故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惟是不孝之軀大懼隕越賴父之靈儻獲歸合于兆則將立堂其旁以爲早莫瞻省時節祀饗之地未死之前敢不勉盡其力願預請其名與記庶幾佩服思惟有以大警其懈惰者則又泣予既不果辭乃取禮傳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之義名之以思終且從而記之夫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

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
孝愛之誠實者也然攷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
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
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
而其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
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故夫後世以來
立宇於墓道或立於其側以爲瞻省祀饗之地
至有援諸古義以爲之名揭而出之顧名而思
義比諸几杖盤　之有銘有戒君子亦有所取

有杅字

而不廢以人子之心拳拳於其親者誠無已也然則予之名斯堂豈無旨哉盖人子之於親終其事之爲難也所　終其事之難者亦在於吾身而已故於其親之沒睹栝棬則奉之而泣以吾親之所嘗御也見桑梓則竦然而敬以吾親之所嘗息也夫其於物也猶然而吾之此身乃受之於吾親而爲親之遺體然則所以敬其身當何如耶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敢以遺體行殆夫於其形見者其守之之嚴固如此而其賦是形以生者盖以其具是性也然則又可使

之或虧乎故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欽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蒞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歉乎其中則爲有辱乎其親爲其有以害於性故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由是觀之至於曾子全而歸之而後可謂之能終其事者矣所謂行身而不遺父母惡名者其在斯歟而世之昧者顧以富貴利達爲足以顯其親汲汲然求之曾不知枉道苟得戕賊天性莫此之甚而負乘播惡恥加遺體者撻市朝

其得失爲如何哉是則行身以其道則雖處貧賤而其所爲事親者未嘗不得不以其道則至於居富貴而所爲辱親者盖益以滋甚矣自深夫之來湖南予數與之欵又於朋游間聞其尊父教飭之甚嚴以深夫哀之篤而請之屢也故爲推言人子之道所以終其事者而勉之使思焉思而體之體之而不忘然後知終之之果爲難也予抱罔極之痛夕惕念此未知所濟然則今日之所以告深夫者是亦所以自勵云耳乾道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名軒室記

或曰知道矣而常患其不能長一於己夫不能長一於己則道與己尚爲二物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嗚呼是果爲眞知也歟其功未至也將使己化於道如水入水初無有間以全於天其必有本要矣其力行之積歟道與己尚爲二物則天理不備天理不備而不加省焉吾見道日有遠己而已可不畏哉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道至於凝則斯能有之矣惟至德可以凝道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洒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內外精粗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名吾軒曰時習夫習之有斷絶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絶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

爲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益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絶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至德以凝道顔子之不貳一絶不復生也名吾室曰不貳因書此自勉焉

多稼亭記

歲辛卯之八月予過毗陵甲寅郡守嵩山晁伯疆置酒郡齋薄暮登城城有故亭基下瞰阡陌

方秋稻熟黄雲蔽野相與褰裯縱觀已而月光皎然景氣清淨伯疆舉觴屬予曰斯亭昔人以多稼名其假守　此歲事適登君侯辱臨得以從容一杯實天幸也將因而葺之願爲其記明日將行又以請且寄聲相趣者三四予惟念春秋書法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亭名多稼豈無意哉吏於斯者以服時登臨觀稼穡之匱勞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畝之肥瘠時夫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爲

已之能而益恳勉其不可以怠者閔閔然皇皇
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吁是春秋之意
也然則伯彊之復斯亭豈爲游觀者哉因書以
寄甲寅之集通判州事吳興葛謙問與爲伯彊
名子健謙問名鄭

遊東山記

歲戊寅夏四月己亥弋陽方疇耕道廣漢張栻
酌餞東平劉芮子駒于永之東山久雨新霽天
朗氣清步上絕頂山色如洗相與置酒于僧寺
之西軒裴回遠望于時零陵張紆公飾預焉俯

仰庭戶忽喟然而歎曰噫嘻此丞相范公忠宣
之故居也坐客皆聳然起而問之公飾曰公居
此時某始年十三四某之先人辱爲公客故某
亦得侍公公時已苦目疾手執寸許玉用以摩
按某未之識也則亟視之旁有小兒誑曰此石
也公愕然曰非也此之謂玉嗚呼公存誠至於
不欺孺子則公之氣象可想見已坐客皆咨嗟
公飾又曰公居此西偏爲屋僅三十楹蓋與寺
僧鄰也諸孫皆尚幼它日與寺僧戲僧愚無知
至相詬罵直行過公前語微及公公漠然若不

之乎疑乎字

開見者明日僧大悔慚跼蹐詣求謝亦卒無一
言待之如初求之士間有得進見公循循親加
訓誘一日坐定有卒爾而問曰范某於相公爲
何親盖仵文正公之名時二子正乎正思侍旁
悚汗恐懼衆亦懼公蹙頞久而曰先公也言者
大恐已而復以溫詞慰其心後亦與相見不絕
公之度量雖曰天與其亦學以成之歟又一日
問坐客曰郡士之登科者皆歸矣而某人獨未
歸耶或曰試學官也公愀然曰吏事近民精心
於此學之要也始登科顧求從便安耶凡公言

当有闕字

簡而深足以垂世立教率類此自奉極儉約士從諸子游者時命之飯不過蔬三品彘胾不掩盤後有客至即以分餉不復更益其年幼所記公如此不能細也於是坐客相與言曰江山如昔公不可得而復見矣而有如公節者尚及見公所記之詳如此豈易得哉而斯亭也經兵火煨燼之餘屹然獨存吾曹晚生亦與 公之言行又豈偶然哉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孟子曰聞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於公其信之矣子

駒謂某曰盍記之以為異日傳某雖不文至此其何敢辭也抑嘗記某庚午歲來永時寺僧有法賢者年八十餘矣謂某言范丞相居此某時為沙彌每見公遇朔望必陳所賜書及賜物列于堂上率家人子弟再拜伏閾嗚呼公之不忘君父至此所謂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文正公之心公得之矣請併附于記之末可乎皆曰諾時某弟杓妷懽兼偕遊

後一日庚子記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序

經世紀年序

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記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寖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如去外丙仲壬之祀康節以數推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之説

因康節之譜編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皆書其服喪踐位之實焉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故於此四十載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之君臣經營宗祀絶而復續足以爲

萬代之冠冕於新莽之簒鉄而不書盖呂氏不可間漢統而所假立惠帝子亦不得而紀元故獨以稱制書也以至周文王之稱王武王之不紀元於國皆漢儒傳習之謬先覺君子辨之詳矣故皆正而書之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諸葛亮相之則漢統為得爲絶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遂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嗟乎世有古今而古今不間於一息事有萬變而萬變卒歸於一原盖理義根乎天命而存乎人心者

不可沒也是故易本太極春秋書元以著其體用其示後世至矣然則大易春秋之義其可以不明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謹序

閫範序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别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損益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雖然亦豈不可及哉聖人

有敎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敎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素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勑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敦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敎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敎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爲嚴陵敎官與其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魯論孟子聖賢所以發明人倫之

道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悉萃之于編又泛攷子史諸書上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載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它爲之未善有不暇問也問曰甞所編以示某而講訂焉未幾而成名以閫範某謂此書行於世家甞藏之而人當學之也家庭閨閤之内鄉里族黨之間隨其見之深淺味之短長篤敬力行皆足以有補然在學者則當由是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書所載莫非吾分内事而古

至下有隨字
恐爲隱字之誤

之君子皆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其精微親切必有隱然自得于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矣書所登載未盡伯恭尚繼編云

論語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 者初亦不

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

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故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

推下當有失字

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它求乎顧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　其所以爲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閒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眞知其旨歸者何人哉

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裒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子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為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有講論問辯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

當有辨字

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務而懷蘄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語言求解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　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

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
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
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
所謂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
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
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説妙不過渺茫臆度
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
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静之間毫
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
然後知不足乎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

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

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思焉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荊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

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盖未及脫藁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

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眞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揚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與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說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說譸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

有忌字

下落在字

爭隮弛毫釐之差胥壞之繆其禍蓋有不可勝
言者先生如此又烏得而　言哉故眞言有曰
識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
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
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
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
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
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
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
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

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題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五峯集序

五峯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某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某某反復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答問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

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序

江諫議奏藁序

諫議江公奏藁凡十有七篇上章執徐之歲徽

宗皇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收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爲元忌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開納會蔡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迺紹興四禩有詔追錄贈公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還嗚呼

公亦庶幾無憾矣某側聞前輩道公事云方公在門下珍禽奇獸稍稍入内苑奏疏力諫其漸後數日上謂公前所論繼已悉罷遣時獨一馴鵰不肯去上以杖擊之顧内侍刻公姓名此杖上以志忠諫然則公言在當時不爲不用矣一斥不復豈徽考意邪而獲伸於紹興又豈非天也邪某得此書於公之孫似祖伏而讀之不知涕泗之橫集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皇帝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爲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

百懼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裔夷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爲國重輕如此然則爲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過導諫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遲回利害之塗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郡學教授邵頴慨然鋟版傳後其所嚮慕又可知也公諱公望字民表云

趙氏行實序

戊戌之夏吾友趙子直以書抵予甚哀且曰先
君子不幸而没惟其隱德實行世之人鮮克知
之不肖孤大懼失墜皇皇然裒集僅成編願得
文冠其首以信於來者予拜受其書伏自念頃
歳侍先忠獻于餘干始識子直之尊父見其貌
毅而氣平心固知其好義樂善君子也已而子
直以嘉言擢上第官中朝有直聲出而臨民豈
第之實見於行事持使者節風續隱然於是人
始攷其源流所自而益知其父之賢今又得是
編而讀之慨然如見其人焉予觀其書凡一言

一行之細莫不備紀至於其心志之所存亦皆推極而究見若子直可謂盡心於其親者矣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若子直於其親其觀之也亦詳且密哉予嘗攷於禮矣禮有銘銘者自名也孝子孝孫所以稱揚其先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蓋其中心汲汲然惟恐夫美之不克章此衛孔悝之鼎銘所爲作也今子直之爲其心豈不本於是哉然而以人之子孫而稱揚其先其能以取信於人者豈以其實而非誣故歟夫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與夫傳之而誣君

子皆以爲恥予觀子直之於其親致其知也深欲其傳也切而其言則實而不浮也其信於後夫果何疑也哉抑予又聞之人之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爲先也以子直之賢進德不怠異時推是心以終報吾君而發於事業國人將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其爲顯揚也又孰加耶又豈有不信之患也耶君子者求所以無墜乎先訓而無忘乎先志凜凜焉每懼莫之任也觀子直之爲則亦有感於中焉於是書於其編之首子直名汝愚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四